

谈艺

歌声飞过了青山

□姚天进

时隔46年了,今天重新回忆起著名诗人、剧作家、我的父亲姚绿野先生在1977年至1979年期间创作歌剧《杨靖宇》的历程,仍让我感慨万千,心情激动。

46年前的1977年,父亲任吉林省歌舞剧院编剧,在1964年、1965年创作过歌剧《愤怒的贤良江》,歌颂梅河口人民和人民子弟兵共同抗击洪水的歌剧《梅河两岸》,都由吉林省歌舞剧院公演,引起很好的社会反响。甚至当时小朋友们做游戏、跳皮筋,都在唱《愤怒的贤良江》主题歌。

1977年新年刚过,父亲和省歌舞剧院著名作曲家高鸿亮、省戏剧创作评论室导演董英自愿组成了歌剧《杨靖宇》创作组。创作是文学创作先行,剧本是一剧之本。父亲开始搜集资料,走上采访之路。那个年代可不像现在交通这么方便快捷、高效,去一趟靖宇县得坐一天颠簸的老式客车,山区的道路有的路段比较危险,也因为当时的各种条件所限,去山里抗联活动的村屯和深山之处抗联密营寻访的艰苦程度是现在无法想象的……去杨靖宇家乡河南确山县采访,更是路途遥远。后来谈起采访到的抗联将士抗击日寇艰苦卓绝的故事,父亲都每每哽咽,听得我们热泪盈眶……

为寻访抗联事迹、抗联将士,父亲穿的上世纪那种比较结实的解放牌胶鞋磨了两双,有时还自带干粮,合着泉水咽下。可以说他是通过学习抗联精神走过了寻访搜集抗联资料之路,为歌剧《杨靖宇》文学剧本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6年前,父亲挑灯写作,饿了把剩饭加水热一热,吃点咸菜或白菜、萝卜蘸点大酱就是较好的夜宵了。父亲是共产党员、诗人剧作家,他是怀着对人民英雄杨靖宇的崇高敬仰,对党和祖国歌剧事业的无限热爱和深情,用心血创作出了歌剧《杨靖宇》,1979年发表在《戏剧创作》(现《戏剧文学》)杂志上。

杨靖宇将军当年受党的指派来东北,他带领抗日联军转战长白山林海与日寇殊死搏斗,为中国抗日斗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题材的文艺作品很多,但以歌剧《杨靖宇》来弘扬抗联精神的文艺作品,而且是在40多年前的1979年创作并公开发表,在吉林省应该还是第一件。作者姚绿野以坚韧不拔的创作精神,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各种条件那么艰苦的情况下寻访抗联之路、探秘密营、深入抗联根据地,为歌剧创作搜集整理翔实材料:比如杨靖宇领导的抗联第一路军大会师、整编的“那尔轰”山区根据地,在大山深处,山路崎岖,可以想象在当年寻访的艰难程度……

歌剧《杨靖宇》从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党派杨靖宇来到东北,先是组织磐石营东北军反击日寇,后又把磐石营东北军炮兵团员参加到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由杨靖宇任总指挥、总司令,就此开始了东北抗日联军转战长白山密林深处、松花江畔,可歌可泣的抗日游击战争。

歌剧的“序幕:炮击磐石营”唱段唱词就激昂地唱道:

“满洲”的原野,
燃起了反侵略的火光,
砍断日寇魔爪,
夺回我们的城乡,
起来,爱国的同胞,
起来,举起你手中的刀枪!”

第一幕唱出了军旗歌,杨靖宇联合各种抗日力量组成了东北抗联第一路军,高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抗日的大旗,歌词唱道:

“绣军旗呀,绣军旗。
斧头镰刀高高举,
冲开血与火,
刀枪向顽敌。
中华民族的好儿女啊,
誓死和祖国在一起!”

铿锵有力的歌声、简洁明快的节奏,唱出了中华儿女保卫祖国、驱逐日寇的决心和战斗到底的坚强意志。

从第二幕开展长白山林海游击战“南征牵牛战”的成功战斗,牵制了几十万日寇关东军不能迅速入关的战略,到第三幕轻取三星镇夺取敌人弹药、物资,无不显示了抗联军民英勇机智的斗争精神……

到第五幕传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领导地位,为中国革命指明了道路和方向,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会师,极大地鼓舞了战斗在深山老林的东北抗日联军的斗志,进而取得全歼“索旅”大捷。

听到“八一宣言”的抗联将士无不欢欣鼓舞,歌剧这样唱出了喜悦胜利的歌声:

“春天来到了长白山,
千姿百态百花香,
胜利的喜讯传天下,
红军主力到延安。
‘八一宣言’是进军令。
毛主席伟大号召鼓舞抗战士奋勇向前!
杨司令率领我们全歼‘索旅’大胜利,
抗联将士歌凯旋。
青山捧鲜花,
百花红艳艳,
松花江流水歌唱你,
你听那歌声飞过了青山……”

在杨靖宇将军率领下,抗日联军不断给日寇伪军各种打击,敌人对杨靖宇和抗联恨之入骨,动用飞机大炮甚至装甲重兵车,以各种方式追踪围剿东北抗联,用包围圈、封锁线实行严密封锁,后来又采用兼屯并户的“人圈”方式割断人民群众和抗联的血肉联系,妄图让抗日联军冻死、饿死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深山老林里。日寇侵略者想尽了一切残酷的手段和方法。东北抗日联军经常断炊、断粮,吃野菜、草根、树皮依然为祖国而战。姚绿野在几十年前采访到:抗战士把榆树皮、树叶都吃光了,发明了用松树皮作干粮,并取了名字叫“女儿糕”。他把在采访来的真实故事在歌剧中唱出来,虽然短短的一段“女儿糕”唱段,听得人潸然泪下——

一盘盘尔磨悠悠响,
松树皮呀做军粮。
谁说松树湿又苦,
吃上一口喷喷香。
巧手做出无米饭,
不信你就尝一尝,
八年冲杀血火中,
怕什么严冬苦时光,
吃过咱“女儿糕”打出去,
把侵略者一扫光。

祖国青山好,送咱女儿糕,
千山万岭红松挺,
吃呀吃不了。
莫道艰苦,莫叙辛劳,
它为咱抗日立大功,
誓死当报效,
英雄抗联战士们,
母亲的情意要揣到……

可以说,姚绿野以深情、唯美的诗一般语言创作出来的《杨靖宇》歌剧内容和唱段,仅从阅读时就深深地打动读者的心,读过这个剧本和歌词的读者都被深深地吸引和感动。就像有位作家所说:“姚绿野创作的歌剧《杨靖宇》为曲作者、编曲者插上了想象的翅膀,唱出来旋律动人,充满爱国情怀的美……”

46年前创作出的这部感人至深的十幕民族英雄歌剧《杨靖宇》,描绘的英雄形象栩栩如生,听着那动人的歌声,英雄们似与祖国大好河山融为一体……2021年9月,在吉林省文联、省音乐家协会组织的“五个一工程”备选歌曲创作培训班上,主讲老师、中国音乐文学协会副会长、《词刊》总编辑王晓岭看了歌剧《杨靖宇》剧本,研究了歌剧唱词后说道:“这歌剧写得真好!别看是40多年前写出的歌剧,今天看依然心情激动……”



长安万里醉诗情

□葛卜毓

从来没有想过,李白、高适、杜甫、王维……这些熠熠发光的名字,会和我们的现代生活交织;他们也不曾想过,几千年后的一天,彼此会在荧幕中相遇。而我们在影厅的座位上,于荧幕外看着他们在大唐的春秋里煮酒烹茶。

《长安三万里》,一部历史题材的动画电影,片长达168分钟,近3个小时。这样的时长,对于任何一部影片来讲都是一种挑战,它挑战的是电影的节奏,是观众的耐心,更是影片本身的命运。影片讲述了在安史之乱后,大唐唐使高适在吐蕃大军攻打西南时,面临着长安城的危局,孤城围困之际,高适向监军太尉讲述自己与李白的一生往事,回忆起了曾经的辉煌与悲壮。影片通过高适之口,向观众呈现了高适视角下他与李白的一生。这是一种很实用的叙事结构,通过特定的表达方式,给影片中人物一个向观众讲故事的机会,这个故事可以是几小时内的生死时速,也可以跨越几十年甚至几百上千年的悠悠历史长河。

该片将浪漫主义渲染到了极致,48首脍炙人口的古诗贯穿始终,将我们从平凡生活拉进了盛世梦境。其中,有崔颢的“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有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也有孟浩然的“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但让我印象最深的,却是裴十二在桥边低吟的那首“红叶醉秋色,碧溪弹夜弦。佳期不可再,风雨杳如年。”这个仅仅出现了几分钟的角色,却在我的心里掀起了波澜。观影结束后,我在网站上打出“《长安三万里》裴十二”几个字,想看看是否有人留意这个角色,或者看看大家是怎么评价的。结果出现最多的词条却是“裴十二的原型人物是谁?”其实,何必追究她到底是谁?她是古代千千万万女子们的真实写照,她是大唐盛世中虽然微弱却不灭的莹莹微光,她也是当代女性心底最柔软的镜像。然而,她们纵有“漫游女子不英雄,万里成风独向东”的决心与勇气,也抵不过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裹挟着飞沙走石,蒙住她们的前路与归途。不过,盛唐终究是盛唐,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怀才不遇而凋敝。

若世人大多有一个文人梦,那文人更多会有一个大唐梦。梦里的文人墨客沉浸于琴棋书画诗酒花,有着同样深邃的人生寄望,一起演绎着生动的笑泪哀愁。“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尽长安花。”透过银幕,我们看见了声色犬马的长安,豪情万丈的李白,妥协蛰伏的高适,更看到了古人充盈的精神世界和高贵的处世人格。然而,快意少年终换白头,多少知己生老死别。从“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再到“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李白在盛世和乱世中怀才不遇的血与泪在诗中淋漓尽致地挥洒着,他的诗画人生几经沉浮,依旧能道出那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位谪仙人实实在在地让我收获了一份意料之外的感动。未曾想到,年少时囫圇吞下的诗句,会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击中我的内心。李白的自信是大唐的气节,高适的踏实是大唐的做派。“梦到长安三万里,海风吹断碣石头。”长安是诗人们的梦想之地,而“三万里”则是他们与梦之间的距离。

时至今日,这种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碰撞仍然是人生一大命题。千百年过去,江山依旧,只要诗还在,书还在,民族的精神与品格就会一直在。就像是听一首老歌,把你的思绪拉回到几年前的操场,再次遇见那个夕阳下奔跑的白衣少年,而此刻的你早已身处霓虹之中,这才发现“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其实,生活从来不在别处,就在眼前、脚下。我们可能既无法像李白一样肆意地挥洒激情,也不能如高适一般沉稳持重。成功也好,泯然众人也罢,人生也许无法做到事事无憾,但要内心坚定、落子无悔,仰望皎皎星河,一句“轻舟已过万重山”,足矣。



今天背诗了吗

□沙占春

《长安三万里》一度热映,让四十八首我们耳熟能详或略知一二的唐诗以图文并茂的电影模式再一次震撼了观众的心,加深了对这些诗的形象记忆和深刻理解。每一场戏里,都有观影者数度泪眼婆娑,共情于银幕前。更有人拿着提前准备好的这些诗的打印稿一字一句地对照,跟着大声吟诵,体悟着,背诵着……

唐诗又一次充盈温暖着我们的精神生活。

其实,继央视诗词大会之后,书店把诗集词集摆在“迎宾专柜”上,连《唐诗鉴赏辞典》《元曲鉴赏辞典》,也挪动着庞大的身躯,从高阁跃上了展台。诗词大会带动了古诗词的诵读热潮,《长安三万里》又掀起了一阵风潮。但古诗词博大精深,写的又都是古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执念,上下几千年就没停过笔,这么个大礼包,怎一个风潮可说?

或者说,“火了”这个词本身就不符合古诗词的气韵,古诗词就算要风靡,也该是“沧海笑,滔滔两岸潮”——随时笑、随时都能翻起我们心头的白浪和堆雪。

其实,古诗词一直都是你我身边“最熟悉的陌生人”。想想谁不是从两三岁起,就念着“鹅鹅鹅”“床前明月光”“春眠不觉晓”长大的?这一点,我们的妈妈们做得都很好。

也许,一直以来我们对古诗词并不是宣传得太多,而是没有选对打开方式。一些家长更多看重古典句中的谦和圆润,看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提升作用,却忘了也该动动心思,让孩子真正领略那不容说破的美。那种感觉,应该就像林黛玉第一次在梨香院外听到“良辰美景奈何天”时的触动吧,人与诗词的缘分,本该这样入心入神地贯通和开启。

唐诗宋词是我们中华文化中的精华,也是滋养我们灵魂的精神汤汁,更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小时候背过的诗,都是长大后才懂的人生。春日里,看着恋人的背影,我们会想起“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冬日里,看着落雪我们会想起“别有根芽,不似人间富贵”;等人的时候,我们会想起“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失恋的时候,我们会想起“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相聚的时候,我们会想起“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离别的时候,我们会想起“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快乐的时候,我们会诵出“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兴奋的时候,我们会喊上一句“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这就是古诗词可以馈赠给我们的礼物。在那纷繁的诗笺曲调里,总有一句,道尽了你的心思;也总有那么几个诗人,让我们留恋他的锦瑟羌笛、明月美酒。

《沧浪诗话》里说:“诗人,吟咏性情也。”也可以说,古诗词的诞生不是为了考试,更不是为了显达,而恰恰是为了人们自己。它记述了各种情怀,又穿越千载,将这些情韵传递给我们,自然希望你我亦是用心、用情去品读。而只有将诗集、词集捧在手里,“口角噙香对月吟”,这首诗才能长远下去!

古诗词是一定要常常读常读的。我们不妨每晚睡前对自己说一句:“今天背诗了吗?”